

“学术富翁”玩命读书图什么

54岁南航博导再进南大读博士

这个双休日是南京大学迎新的日子,54岁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导朱进东教授也将前去南京大学报到。拥有南师大法学和英语学士双学位,集博士、教授、博导等学术头衔于一身,朱进东毫无疑问是个“学术富翁”,可是他如今为何又放下身段再做学生呢?

“你何苦这么玩命地读书?图什么呢?”这是朱进东妻儿的困惑,也是大家的困惑。

□快报记者 毛丽萍



54岁的南航博导朱进东再进课堂当学生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中哲、西哲、马哲,三驾马车融会贯通

迷上哲学,朱进东笑言那是“人类对智慧的渴望与追求”。他说,哲学很神奇,学了以后看问题的路数就变了,通俗点讲,就是不会再在一棵树上吊死!

1983年,朱进东本科毕业时毅然报考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夏基松教授的硕士生,遗憾的是,专业课虽考得高分,但是却因外语分不够而被挡在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外。可是攻读西哲硕士、博士的理想却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工作2年后,朱进东再次报考,如愿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张澄清教授的硕士生,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96年,他又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南京大学孙伯克先生,并如期摘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帽”。2003年,朱进东应聘到南航工作,

哲学研究的经历与教学实践让他体会到博学广知的重要性,攻读西哲博士的渴望再次占据他的心头。

“中哲、西哲、马哲,就像‘三驾马车’,我渴望把西哲和马哲打通。”自学过“中哲”的朱进东认为,从目前中国学界来看,“西哲”和“马哲”彼此互相瞧不起。“打通后可以更好地对待、理解‘西哲’与‘马哲’,从而更清楚地看到‘马哲’无可替代的地位,19世纪如此,20世纪、21世纪也如此,现在仍然有其话语权。”朱进东举例,比如说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31年德文版才首次发表,直至1975年才以英文版被全世界关注,现在以22种语言、32个不同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了50万册,“其中对后现代的人的生存状况论述、后资本主义的冻结及对剩余价值生产、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越来越被世界重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求学的路上,朱进东一贯“择其善者而从之”。2005年,他又“瞄”上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知名教授陈亚军,“陈亚军,是我国实用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匹兹堡大学访学或做访问教授,是当今学界很有名望的哲学家。”“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严谨,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虽是学术大师,一代社会精英,但不张扬、不跟风,不以经验自居。”

对陈亚军大师学识与人品的景仰,驱使着朱进东努力追随。

为挣1分,突击12天

“两次读博,任重道远,如今身为一名教师再去读,不是‘泛泛地读’,而是‘精读’……”

可是,朱进东的这一次求学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他的年龄,但是他的执着打动了陈亚军,同意这位“大龄”考生报考。天不遂人愿,由于教学、科研、行政多副担子压肩,2006年朱进东患上急性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考博的事暂时耽搁。两年后,朱进东自感身体逐渐恢复,再次萌发考博的念头。“你何苦这么玩命地去读书呢?图什么呢?”朱进东考博的想法遭到了妻儿的一致反对,因为他的病虽初愈,仍需长期服药。不过,上天并没有因为朱进东抱病求学的执著精神而恩赐于他,两门专业课均获得高分的他仅因外语一分之差未能如愿成为陈门弟子。

“两门专业课都考了92分,相当高了,英语一点都没复习,考了54分,分数线是55分,差了一分。”回忆起那次考试,朱进东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教学中,也一直从事翻译工作,对英语也比

较自信,居然没通过。”

对于朱进东的一分之差,陈亚军主动打电话给他:“差一分,我打电话跟系里说一下,看能不能破格录取……”朱进东忙打断陈教授的好意:“给我破格,我也不要,明年再考一次,不信我过不了英语关。”

就这样,朱进东又耽误了一年,直至今年才如愿以偿成为陈亚军的门生。“我差不多做了3000道左右的英语练习,考前复习了12天左右,顺利通过了。”说到自己的身体,朱进东表示不用担心:“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比如一辆自行车骑了五十年不保养,肯定会出毛病,我也一样,以前不注意,经常翻译著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每天熬夜透支,现在规律了就好多了……”他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在晚上11点休息,两年了,身体差不多也恢复了。

对于这个特殊“弟子”,陈亚军也非常谦虚地表示:“老朱来,也就是想混一个环境安安静静地读下书,我和他不是师生关系,彼此切磋互补而已。”

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

对哲学的追求,让朱进东的家庭生活缺少了很多乐趣。他一再不好意思地称:对老婆孩子,唯有歉疚。对此,朱进东借用了一句德国诗人海涅评价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形容自己:“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

儿子已经出国留学了,可是想想自己带他出去游玩的次数,朱进东说掰着手指头也能算得过来,而最近一次带老婆去东郊游玩的突然发现,更让他觉得惭愧。“东郊很近,尤其离我家,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她喜欢旅游喜欢照相”。朱进东笑称,“这些年的枯燥也不知她怎么过来的。”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你这衣服,怎么这么漂亮?”难得一句的赞美却让妻子哭笑不得:“这是我十几年前买的衣服了……”朱进东摇摇头,尴尬地一笑:“真是对不住她了。”

既然如此,为何不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而是再次考博上学呢?朱进东解

释: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高尚一点,就是源于一份责任。作为南航的一名教师,应该竭尽所能为学校多做点事。”曾身为南航人文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主任的朱进东,非常关注学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他认为作为一所“211”高校,南航要大力推进多学科协调发展,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几年来,学院发展态势良好,通过进一步强化师资力量,如果能在马哲和西哲方向争取到1-2个哲学硕士点,甚至博士点,对南航整体实力的提升将大有裨益。朱进东说:“我之所以攻读西哲博士学位,就是想进一步增强学院西哲的师资力量,为学院成功申报哲学硕士、博士点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一个原因,朱进东称纯粹是自己的哲学情结,自己的学习兴趣,“我是一个普通人,常常在想,凡夫俗子能做什么……潜能到底有多大,我想用自己的经历作一个诠释。”

学生面前,自称“小人进东”

没有听过朱进东教授的课,但是记者在网上一搜“朱进东”的名字,学生对他却“好评如潮”,是一位公认的好老师,“上课幽默风趣”“我喜欢他的上课风格”……而且他翻译的《20世纪思想史》被人民网评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学生是上帝”,在朱进东的眼里,上课追求的是与学生的互动、融合与碰撞,“学生享受的是一种平等、自由、轻松的教育气氛。”在朱进东的课上,学生可以随时发言,不需要举手,想到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由于100多人的大班课只有老师有一个麦克风,朱进东因此还多次向学校建议,一个教室配两个麦克风,学生手上增加一个流动的,这样不至于学生在底下扯着嗓子喊老师也听不到。

“教如立法”,朱进东认为,每个时代的学生都不一样,现在的90后更是不一样,他们大多很有爱国热情,但是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看问题比较偏激,如何纠正,朱进东称千万不能强压而是要慢慢剖析他们的想法,然后适当地提出供他们选择的建议和观点,这样就便于他们接受了。

在朱进东的生活里,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对学生,他都用“您”来称呼:“我

是受德国人的启发,德语中都是用您来表示,这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绝不是虚伪……”碰到很好的“苗子”,为了培养他的谦恭印象,朱进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以“小人进东”自居。对此,他笑着告诉记者:“一般人都达不到君子境界,所以称自己为‘小人’,可是又担心遭误解,于是他还加个括号作个解读:‘自觉未达君子之境,故常以小人自警。’”

9月起,朱进东就要扮演老师与学生的双重角色了。他说,他会努力让“读书”和“教书”两不误。“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我再读西哲博士就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学院主动帮我调课,使我读博没有了后顾之忧,对此我非常感激,我没有理由因为自己读书求学而影响了学生读书求学。”朱进东告诉记者,读博期间再辛苦,也不会减少每年200多节课的教学任务,更不会让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读博期间,我将带着研究问题进课堂,带着研究目的去听课,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外语水平。”重返南大课堂学习,朱进东充满希望。为了南航学科的发展,多年来热衷于外国哲学的翻译并取得不俗成绩的他,誓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中。